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明〕高 棟 編纂 汪宗尼 校訂 葛景春 胡永傑 點校

唐詩品彙

—

中華書局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唐詩品彙

一

〔明〕高 棟 編纂 汪宗尼 校訂
葛景春 胡永傑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詩品彙(全七冊)/(明)高棅編纂;汪宗尼校訂;葛景春、胡永傑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5.1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ISBN 978-7-101-10189-8

I. 唐… II. ①高…②汪…③葛…④胡… III. 唐詩-詩集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52765 號

責任編輯:張耕

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唐詩品彙

(全七冊)

[明]高棅編纂

汪宗尼校訂

葛景春 胡永傑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5½印張·14 插頁·250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380.00 元

ISBN 978-7-101-10189-8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前言

《唐詩品彙》是明初學者高棟所編選的唐詩選集。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眼光獨到，又有理論體系的大型唐詩選本。初編《唐詩品彙》九十卷，據《總敘》稱，選詩人六二〇家，詩歌五七六九首，續編《唐詩拾遺》十卷，又補選六十一位詩人的詩歌九五四首，兩編合計有詩歌六七二三首。此書不僅是一部衆體兼備、選錄全面的大型唐詩選本，而且還建構了一個將唐詩分期、唐詩流變和唐詩品評相結合的編選唐詩的理論框架，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唐詩審美理論體系，是一部對明代中、晚期以及後世唐詩學影響重大的本子。

一 關於作者

高棟，字彥恢，號漫士，又名廷禮，生於元順帝至正十年（一三五—），卒於明永樂二十一年（一四二二）。福建長樂縣龍門人。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預修《永樂大典》。永樂三年丁母憂歸鄉。三年後歸京，仍爲翰林待詔，後遷典籍。《明史·文苑傳二》說他「性善飲，工書畫，尤專於詩。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除了編選《唐詩品彙》九十卷、《唐

詩拾遺》十卷、《唐詩正聲》二十卷外，他還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其詩歌風格高古，慷慨灑脫，頗具風骨，有唐人之風；其「書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於商、高間」（林志《漫士高先生墓銘》），「詩與書、畫，時稱三絕」（《書史會要》卷四）。高棅爲「閩中十子」之一。未出仕時，他曾與「閩中十子」之冠的林鴻交遊，並深受其影響。林鴻爲閩中復古派之領袖，他師法盛唐，「晉安詩派以『閩中十子』爲祖，鴻又爲十子之冠，其詩力仿唐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八），「鴻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於鴻。」（《明史·文苑傳二》）「明初林鴻始以規仿盛唐立論，而棅實左右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九）高棅的詩宗盛唐的詩學理念，實承之於林鴻，而又將其理論發揚光大：「先輩博陵林鴻嘗與余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爲楷式。予以爲確論。」（《唐詩品彙·凡例》）故高棅之詩尊盛唐之說，雖然遠承嚴羽、楊士弘等輩，亦是嚴守「閩中十子」之詩歌主張。

一一 《唐詩品彙》編選之始末

《唐詩品彙》初編九十卷，始編自洪武十七年甲子（一三八四），迄於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一三九

三），是年又開始《唐詩拾遺》十卷的補選工作，至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一三九八）完成後，附於《唐詩品彙》之後，成百卷之數，共用了十五年，才編成此書。高棅曾在《唐詩品彙總敘》中自道其選編此書的甘苦：

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摭群英，芟夷繁翳，哀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

《唐詩品彙》的編選，並非是憑空出世的，而是參閱了宋元以來許多前賢的詩學觀點和選本，在此基礎上才編成的：

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制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微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

從《總敘》中我們得知，宋代的大型總集，如《文苑英華》是以詩的題材門類來編選的，《樂府詩集》是以樂府詩題爲專題編選的，而這兩個總集，前者是詩文合編的，後者是專編樂府詩，並非都是唐詩。這些集子都是略於盛唐詩而詳於晚唐詩的。至於唐人編選的唐詩，像《朝英集》、《國秀集》、《篋中集》、

《丹陽集》、《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又玄集》，宋人編選的《詩府》、《詩統》、《三體唐詩》、《衆妙集》等，又都各有其局限，或僅選唐詩的某個階段，或僅選某個地區或流派，或僅選近體，或不選李、杜、韓等大家的作品，皆未能體現唐詩的總體面貌。而元人楊士弘的《唐音》，是按詩體分類的，能夠明瞭各種詩歌體裁演進和發展的規律。但是它也存在不足，就是像李白和杜甫這樣的大家的詩沒有選入，而且像高適、岑參、王昌齡、劉長卿、張籍、王建、李商隱這樣的名家詩，選得不夠全面或擺的位置也不得當。他的詩歌分體也未能貫徹全書，僅在「正音」部分有。爲了繼承前人的優點而避免其不足，高棅才決定「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高棅對唐詩的各個時期和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編選，以分體貫通全書，諸體兼備，唐代各個時期的重要詩人和作品，大致網羅在內，基本反映了有唐一代詩歌的整體面貌。故《唐詩品彙》及其續編《唐詩拾遺》，成了當時及後世的經典唐詩選本。

三 關於此書的編排內容

（一）《唐詩品彙》前有明人的三個序。即馬得華序、王偁序和林慈序。三個序都盛稱了此書編選的成就和意義。

(二)作者高棅對此書的總敘。在總敘中，指出詩有「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和「品格高下」之分。並提出了唐詩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唐的分期說。《總敘》有感於以往唐詩選本「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李杜大家不錄」之病，在其《凡例》的最後一條中說：「是編之選，詳於盛唐，次於初唐、中唐，其晚唐則略矣」，可見推尊盛唐、高標李杜爲此書之主旨也。

(三)《歷代名公敘論》即歷代名人對唐詩的評價。敘論中引用了唐人殷璠、杜確、元稹、宋人歐陽脩、宋祁、《蔡寬夫詩話》、《李希聲詩話》、《雪浪齋日記》、洪遵、嚴羽、周伯弼、劉辰翁、元人楊載、馬伯庸、范德機、虞集、僧來復、《詩法源流》等十八家唐詩學者論唐詩之語，作爲評論唐詩的參考。

(四)編選者編此書的《凡例》。此是《唐詩品彙》所立的編選思想和體例的說明。《凡例》說明此編不以門類編纂而以詩體編纂的理由，即以詩體編選詩歌，有利於說明各體詩歌的興盛變衰的來龍去脈及其成就的品評。在各體中定立正始、正宗、大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諸品目。此書大略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僧道、婦女、異人爲旁流。但這種分法，也有靈活性和例外，有個別的詩人，則「不以世次拘之」。如陳子昂是初唐詩人，卻與盛唐李白同列於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應物、柳宗元爲中唐詩人，卻與盛唐高適、岑參等人同列於名家。指出樂府詩不另起爲一體，原因是唐人的樂府未必合樂，因此樂府皆隨五、七言古詩爲類；六言絕句列於五言絕句之後，五言排律長篇列於五言排律之後，七言歌行長篇列於七言古詩之後；七言排律列於七言律詩之後；對著名詩人的總體評價，皆備見於《敘目》中該詩人名下論述。

書中引用的歷代著作目錄有：唐諸家詩集、唐芮挺章《國秀集》、唐元結《篋中集》、唐殷璠《丹陽集》、《河岳英靈集》、唐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唐姚合《極玄集》、唐韋莊《又玄集》、唐韋穀《才調集》等。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宋姚鉉《唐文粹》、宋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宋趙孟奎《唐編類歌詩》、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宋人李昉《弘秀集》、宋周伯弼《三體唐詩》、金元好問《唐詩鼓吹》、元楊士弘《唐音》等三〇種。此外還注明在詩中夾注所引之書一八八種。

入選《唐詩品彙》的唐代詩人小傳有六〇二家（實有六〇〇家，不包括《唐詩拾遺》部分），列在卷前，他們的排列按年代先後為序。小傳中有姓名、字號、里籍、歷履、科第、仕宦官爵、封謚等。無考者，小傳則闕如。

在每種詩體之前，都有此體詩的敘目。共有五言古詩敘目、七言古詩敘目、五言絕句敘目、七言絕句敘目、五言律詩敘目、五言排律敘目、七言律詩敘目七種。在各體敘目中，按初、盛、中、晚為序，將詩人分為九品。以初唐為正始，盛唐分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餘響，僧道、婦女、異人為旁流。將「四唐」世次和「九品」品目相結合，以見其詩歌之正變和高下。

此外，本書不僅僅是選詩，還是一個評注本。每個著名詩人在卷中首次出現時，在其名下，都有諸家的集評，以介紹該詩人的詩歌特點和成就。如在高適名下注引三條評論資料：

殷璠云：「評事性格落拓，不拘小節，恥與常科，隱逸博徒，才名自達。然適詩文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尚其文。」

《唐書》本傳云：「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佈。」

《滄浪詩話》云：「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

又如李頎名下注引殷璠評語一條：

頎詩發調既清，修辭亦秀。雜歌咸善，玄理最長。惜其偉才，只到黃綬，然論其家數，往往高於衆作。

其他如李白名下引了十二條評語，杜甫名下引了八條，孟浩然引了七條，王維引了五條，岑參引了三條等，他們的評論幾乎可以作爲該詩人的小型評論資料集來讀。

對有些詩，或注明寫作時間和地點，詩前、詩後或在詩句下，進行解說和引入他人評論。如在杜甫《春宿左省》下注云：「乾元元年春，在諫省所作。」杜甫《別房太尉墓》「對棋陪謝傅，把劍覓許君」句下注引方虛谷評云：「生前之知，死後之感，足見少陵於房瑄交誼不薄也。」唐玄宗《早度蒲關》詩後注引《朱子語錄》云：「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作詩出來是什麼氣魄，如飛蓋入秦中，多少飄逸，便有帝王氣焰。」此書對有些詩人和詩歌作品所作的評論，對後來的《唐詩別裁》等唐詩選本，都有啓發和示範作用。

四 《唐詩品彙》的理論體系

《唐詩品彙》是以詩體分類的，將唐詩分爲五古（附長篇）、七古（附歌行長篇）、五絕（附六言絕

句）、七絕、五律、五排（附長篇）、七律（附七排）等七體加以排列；完整地提出了「四唐」之說和「九品」分目。高棅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在於他於此書中以詩體分類為依託，以世次為經，以品目為緯，構建成一個系統的理论體系，是很有詩學理論眼光的。

在唐、宋、金、元的許多詩人的集子和大型詩歌選本中，如果是分類的話，大多是以事類分的。如果以詩體分類，也多是單體，如《唐詩鼓吹》專選七律；或是幾種近體詩，如《萬首唐人絕句》，只收五絕和七絕；《三體唐詩》，只選七言絕句和五、七言律詩；而從《唐音》開始，在正音部分，卻是以詩體分類的。《唐詩品彙》正是繼承了《唐音》這種詩體分類法。這種以詩體分類的方法的優長是，從每一體詩的前後比較中可以看出它的演變和發展的軌跡，其不足之處是一個詩人的此體詩與其他詩體的聯繫與變化就不易看出來了。但是從學習詩歌創作的角度來看，分體詩更容易看出此詩體的體制特點，便於對該詩體的學習和創作。它對明代的選本有很大的影響，明代的唐詩選本，多是以詩體分類的。

關於「四唐」說的定型。所謂「四唐」，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義之

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特）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

從《總敘》中可以看出，高棅將唐詩從貞觀之初至開元之初定為初唐；從開元之初至大曆初為盛唐；大曆至元和初為中唐；元和初至唐末為晚唐。雖然中唐之範圍尚有爭議，但「四唐」之說，至此才定型，至今沿用。

唐詩的分期，宋嚴羽有「五體」說。《滄浪詩話·詩體》云：「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他是將屬中唐時期的大曆和元和詩分為兩個時期的。這與《唐詩品彙》將元和歸於晚唐時期有所不同。元楊士弘《唐音》則將唐詩分為始音、正音和遺響。虞集《唐音序》云：「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律詩、古詩、絕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凡幾卷，謂之《唐音》。」楊士弘用盛、中、晚為名目以別唐詩，初唐沒有單列名目，而將其附入盛唐。他在《唐詩正音目錄並序》中，始有「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的提法，但並未有明確的每個時段的時間的具體劃分。《唐詩品彙》在嚴羽、楊士弘關

於唐詩分期的基礎上，才明確地提出了將唐詩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四唐」說。

關於九品分格的問題。在唐詩分體和四唐說的基礎上，高棅對入選的唐代詩人，進行九品分格。詩歌的分品，源自於南朝梁代鍾嶸《詩品》。鍾嶸將漢代至齊梁的一百多位詩人，分作上、中、下三品，來作爲對詩人高下的品評。楊士弘《唐音》中，始音、正音、遺響，也有品第的意思。在高棅的《唐詩品彙》中，自然也有詩之高下品評的含義，但它還具有展示唐詩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演變進程的作用。前面已經說過，他在各詩體中，設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品。將初唐詩定爲正始，是謂唐詩正宗的初始；而將盛唐詩定爲唐詩正宗。盛唐詩除了正宗之外，還有大家、名家、羽翼，共有四個品目；中唐爲接武，即盛唐正宗的延續；而晚唐詩則有正變、餘響兩個品目，即是說晚唐詩有對唐詩正宗之變，也有正變之後的餘響。其他如僧道、女流及異人之類，不好歸類，則歸入旁流之目。

從這個九品分格的情況來看，高棅是將盛唐詩視爲正宗的。也就是說盛唐詩是唐詩的正格和標準，初唐的正始、中唐的接武、晚唐的正變和餘響都是根據正宗來定位的；而大家、名家和羽翼，都是圍繞盛唐正宗而展開的。在九品中，盛唐就占了四品，這正是「詩尊盛唐」的詩學觀在《唐詩品彙》中的體現。在各體的正宗之中，李白都佔著正宗的地位。這正說明，李白在盛唐詩歌中居有正統地位。事實上，在唐代詩壇上，不管是在思想傾向上或是詩風上，李白都是盛唐的代表。而杜甫詩卻於盛唐的詩歌是個變數，正如《詩法源流》所說：「唐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之詩，猶正者多而變者

少；杜子美則正變相半。」杜甫詩「正變相半」的特徵，使其不能居於正宗的位置，但杜甫又是一個廣收博取「集大成」式的詩人，是對盛唐詩風轉變極為重要的詩人，也是對唐詩發展有巨大貢獻的人物，對後代影響很大，雖不是盛唐正宗，但其詩歌地位也不應亞於正宗，於是高棅特為杜甫設置了一個「大家」的位置，表示尊崇，以表示他是李、杜並尊的。高棅雖推崇盛唐正宗，但也不反對正中有變，特別是像杜甫這樣對唐詩發展演變有特殊貢獻的詩人。有人認為「大家」的品位要比正宗高，這是種錯覺，我們從他對李、杜的評價和選詩的數目就可以看得出來。高棅對李白的評價是：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逸，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凌沈、鮑。其樂府古調，若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朱子嘗謂：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

對杜甫的評價是引用元稹和嚴羽的評論：

元微之曰：「……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矣。」嚴滄浪曰：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先輩所謂集大成者也。世稱子美為大家。」一個是「天才縱逸」的「聖於詩者」，一個是「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的「集大成者」，顯然高棅對李、杜的態度是無所軒輊，李杜並尊的。從他所選李杜詩的總量來看，在《唐詩品彙》中，他

選李白詩四百首，約佔其詩總量一〇〇一首的百分之四十，選杜甫詩二九八首，《唐詩拾遺》又增選杜詩十二首，共計三一〇首，約佔其詩總量一四五六首的百分之二十一。在《唐詩品彙》中，唐詩七體中，李白全是正宗，而杜甫在五古、七古、五律、五排和七律中是大家，而在五絕和七絕中，杜甫不但是大家，甚至連名家也不是，只是羽翼。看來高棅對李白詩還更偏愛些。正宗是從盛唐詩歌的正統性方面而說的，而大家則是從正變結合、集古今之大成方面而說的。這說明高棅的唐詩觀是宗正宗變的，故對李、杜二人不分高下。盛唐爲宗，李杜並尊，正是高棅唐詩學的主要觀點。

從唐詩的演進和發展的角度來看，高棅還是持發展的眼光來看唐詩的。他固然「詩尊盛唐」，但也非常重視唐詩的流變。他把杜甫視爲「大家」便是明顯一例。對中唐（實指大曆、貞元間）詩之接武「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的各種風格發展變化，他認爲是「此中唐之再盛也」，而予以肯定；而對於晚唐（實指包括元和在內的中晚唐）詩之正變也是持肯定態度的：「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特）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高棅對於元和間韓愈、柳宗元、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賀、盧仝、孟郊、賈島等人的詩歌，稱之爲有

別於盛唐正宗的「晚唐之變」；對開成以後的杜牧、溫庭筠、李商隱、許渾、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等人，稱之爲「晚唐變態之極」，並承認這些人皆是「名家擅場，馳騁當世」的才子詩豪，足見高棅對這些晚唐詩人之「變」，還是比較贊賞的。旁流以概指僧道、婦女和異人，來說明唐代詩歌的作者身份的廣泛性。這是對唐詩在唐代各個時期發展和演變的一種高度概括，是對楊士弘《唐音》始音、正音、遺響三品論唐詩的系統和深化，試圖找出唐詩由正至變的發展演變規律。雖然這只是一種大概的總體觀照，並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卻是一種研究唐詩的新模式，其理論創新精神，是極其可貴的。他之所以要以詩體分類，是想探索每種詩歌體裁的各自發展和變化的特有規律，因此他在唐詩每一體裁的前面都有一個敘目，是對此體詩歌在唐代演變發展的解說。可以說，高棅對各種詩體解說，都是對該詩體在唐代發展和演變的歷史軌跡的探討和總結。將這些解說綜合在一起，就是一部系統的唐詩演變史和發展史。

由此可見，高棅是將唐詩的流變作爲唐詩發展的一個整體來看待的，並試圖總結出唐詩整體的盛衰流變過程和軌跡，具有一種整體觀。他並非只是詩尊盛唐，而摒棄中、晚唐詩的偏執之士，而是一個胸懷唐代詩壇全域的學者，從詩選的總量上看，所選中晚唐詩高達全書的四成以上，這說明他對中晚唐詩還是很重視的。

《唐詩品彙總敘》強調唐詩的「聲律興象，文詞理致」，《五言古詩敘目》認爲「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對盛唐詩的「神秀聲律」大力推崇。其中聲律、文詞是屬詩歌形式方面的東西，或